

梁启超

评历史人物

【合集】

明	清	卷
袁崇焕传	康有为传	李鸿章传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出版说明

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直到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才得以回国。归国后的梁启超，深孚巨大的声望积极参政，组建政党，四处演讲，宣扬他的政治主张。然而，热情单纯的学者最终发现，不管如何辗转腾挪，终究难敌虚言救国的政客，也跳不出手段繁多的各大军阀的魔掌。从1918年开始，梁启超逐渐淡出政坛，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919年，梁启超游欧，亲历了西方社会弊病丛生的现实，回国后即宣扬西方文明破产，转而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在梁启超不辞辛劳、专心教育和著述之时，其健康出现问题，后来被协和医院误诊，错摘功能正常的右肾。之后，他的健康便每况愈下，于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57岁。

梁启超生活的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个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变革时期。来自西方的各种廉价商品、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思想文化，随着坚船利炮纷纷涌入国内。在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滚滚潮流之下，必然会诞生一批英雄人物。而本书作者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里最优秀，最杰出的弄潮儿。

二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以来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少有的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物。他在报纸上进行的与对手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介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报章体），使得知识阶层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他在史学、文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等方面成就斐然。梁启超一生勤奋，在将近36年里，各种著述达1400万字。涉及领域则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宗教、

法学、金融学、新闻学等等。其著作被编为《饮冰室合集》。

本丛书以作者生前好友林志钧先生于1936年主编的《饮冰室合集》为底本，收入由梁启超著古今中外人物传记44篇，共70余万字。传主的身份，上至帝王、将相，中则师友、名流，下则刺客、乞丐，无所不包，人数也有百五十余人。有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改革家管子，也有与作者同时代的政治家李鸿章，时间跨度2600余年；有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有国内各时期的哲学家、文学家。传记的篇幅，长则十几万字的挥洒，短则百余字的“略传”。创作最早为1896年的《三先生传》，最晚为1924年的《朱君文伯小传》，长达29年。作者终生所想，无非国强民富；毕生所求，只是开启民智。翻开本书，不仅可领略作者那广袤的视野、深厚的学识和旺盛的创作力，窥见其一生之情怀，更能直面那厚重而沧桑的历史。

本书分4册，1-3册的传主为中国人，第4册传主为外国人。各分册大致按传主的生活年代归类及命名，再以创作时间为顺序编排。

三

本卷收入传记19篇，计14万字，按创作时间排列。传主以政治（含外交、军事）人物为主，均为明清至民初人物，故名为“明清卷”。第一篇《三先生传》，是《合集》中创作最早的传记，其传主分别是乞丐、伶人及太监，这体现了作者传记创作的新主张。

文字编校上，仅改正了原版中明显的错字；有国家标准的字词，按国家标准修改，未作规定的则不做改动，最大可能保持作品原貌。书中的人名、字号、官职、地名（尤其是国外的）等，不以今天的标准改正，书中个别字词的用法，亦保持原貌。任公著述繁多，本书收录虽尽量求全，但恐亦非全本。鉴于时间仓促，且限于编者水平，必然存在疏漏，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如下人员提供了帮助，在此谨表谢意（排名不分先后）：

马兴欢 方兰兰 王刚 王丽 王余姣 王国超 王茜 王傲雪 王燕爽 王慧
孔祥炜 孔祥娅 叶红婷 田宝国 冯晓莉 何涛 齐小雷 吕文俊 李世忠

| 总目录 |

梁启超评历史人物合集·明清卷：李鸿章传 康有为传 袁崇焕传

三先生传	清光绪二十二年
殉难六烈士传	清光绪二十四年
光绪圣德记	清光绪二十四年
李鸿章传	清光绪二十七年
康有为传	清光绪二十七年
三十自述	清光绪二十八年
袁崇焕传	清光绪三十年
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	清光绪三十年
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清光绪三十一年
番禺汤公略传	民国五年
南海王公略传	民国五年
新会谭公略传	民国五年
邵阳蔡公略传	民国五年
麻哈吴公略传	民国六年
贵定戴公略传	民国六年
都匀熊公略传	民国六年
永川黄公略传	民国六年
戴东原先生传	民国十二年
朱君文伯小传	民国十三年

梁启超评历史人物合集·汉宋卷：陶渊明传 王安石传

张博望、班定远合传
王安石传
陶渊明传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
民国十二年

梁启超评历史人物合集·先秦卷：孔子传 老子传 管子传

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
中国之武士道
子墨子学说
管子传
老子传
孔子传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三十年
清光绪三十年
清宣统元年
民国九年
民国九年

梁启超评历史人物合集·西方卷：达尔文传 亚里士多德传 卢梭传

记东侠
霍布士学案 HOBBS
斯片挪莎学案 BARUCH SPINOZA
卢梭传
亚里士多德传
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
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
达尔文传
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
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
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

清光绪二十三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

目
录

三先生传	001
殉难六烈士传	005
第一章 康广仁传	005
第二章 杨深秀传	009
第三章 杨锐传	011
第四章 林旭传	012
第五章 刘光第传	013
第六章 谭嗣同传	014
烈宦寇连材传	018
光绪圣德记	020
第一章 上舍位忘身而变法	020
第二章 新政皆无人辅佐而独断	022
第三章 群僚士民皆许上书	023
第四章 豁达大度	023
第五章 日昃勤政	024
第六章 求才若渴	024
第七章 破格用人	024
第八章 明罚敕法	025
第九章 用人不惑	025
第十章 从善如流	026
第十一章 俭德谨行	026

第十二章	好学强记	026
第十三章	养晦潜藏	027
第十四章	特善外交	027
第十五章	爱民忘位	028

李鸿章传 ----- 029

序列		029
第一章	绪论	030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032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036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038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049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054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060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068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073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080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081
第十二章	结论	089

康有为传 ----- 098

第一章	时势与人物	098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时代	099

第三章	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100
第四章	委身国事时代	102
第五章	教育家之康南海	103
第六章	宗教家之康南海	105
第七章	康南海之哲学	108
第八章	康南海之中国政策	119
第九章	人物及其价值	120
三十自述	-----	123
	我之为童子时	127
袁崇焕传	-----	129
第一章	发端	129
第二章	袁督师之时代	130
第三章	督师之履历及监军时代	133
第四章	袁督师之守宁远	134
第五章	袁督师之初督师	136
第六章	袁督师之和议及宁锦之捷	137
第七章	袁督师之再督师	139
第八章	袁督师之杀毛文龙	140
第九章	袁督师之冤狱	143
第十章	袁督师死后之东北边事	145
第十一章	结论	147

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	149
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154
番禺汤公略传.....	162
南海王公略传.....	163
新会谭公略传.....	164
邵阳蔡公略传.....	165
麻哈吴公略传.....	166
贵定戴公略传.....	167
都匀熊公略传.....	168
永川黄公略传.....	169
戴东原先生传	170
朱君文伯小传.....	180

三先生传

清光绪二十二年

陆子曰：“我虽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启超始学于南海，即受此义，且诫之曰：“识字良易，做人信难哉。”又曰：“若不行仁，则不得为人，且不得为知爱同类之鸟兽。”小人持此义以学做人七年，而未敢自信也。子绝四，终以无我，佛说无我相，闻之古之定大难、救大苦、建大业、造大福、度大众者，于其一身之生死利害、毁誉苦乐，茫然若未始有觉，而惟皇皇日忧人，于人之生死利害苦乐忧之如常，夫自忧其身也，是之谓仁。是之谓人，忧其亲者，谓之孝子。忧其君者，谓之忠臣。忧其国者，谓之义士。忧天下者，谓之天民。墨子谓之任士，佛谓之菩萨行。无所为而为之者，谓之安仁。有所为而为之者，谓之利仁。学而能者谓之强仁。天下古今所谓孝子、忠臣、义士者亦数数见，大率则利仁强仁十八九焉。夫既亦仁矣，利焉强焉何害？独惜论世之士，往往于利焉强焉者则津津道之。于安焉者，则莫或知之。即闻其名与其行事，亦若以为无足轻重，置之而已。以吾闻三先生者，其行孔墨之行也，其心佛菩萨之心也，岂尝有所丝毫求于天下？但率其不忍人之心，乃忘其身之困顿危死，龟焉瓠焉以赴之。倘所为安仁者邪？三先生，皆不识一字，其以视读书万卷，著作等身者何如矣？年岁未邈，而知者盖鲜。三先生宁求知于人哉？然而世有盛德，辟而弗道，毋亦士大夫于做人之道，讲之未熟也。闻之入其国，听其舆论，察其所是非。而国之存亡可知矣。此亦天下之忧也，及今弗传，来者曷述，作三先生传。

张先生，山东人，佚其名。及其县，少孤，无父母兄弟戚族。数岁即为乞儿，日夕乞，或日得十数钱。而先生惟日以两钱市粗馒自养。积数岁，得

余钱六千，邑有富家某，工会计，颇自好，先生踵门长跪乞见。阖者挥之，唾之，不去。予以钱不受，主人畏其丐，谓其亡命也。避不见，先生长跪六日夜，主人计无所出，卒见之。见则长跪，请曰：“丐者有所求于贵人。贵人必深许我，我将言。”富家者曰：“若欲乞钱邪？”先生曰：“丐者，非就贵人取钱。乃以钱与贵人，丐者有钱六千，将藏之贵人家，而取其息焉。息则视常加重，一年以后，以为子母。”贵人其许诺，主人畏其丐也。又以其数之无多也，竟许之，先生拜而去。此后乞所获盈一千，辄持往富人家。如是者十年，所乞及所取息，子母相权，几及百千。先生曰：“乃今可以小行吾志矣！”邑故瘠陋，就学者鲜，先生乃僦老庙为学堂，招嫠人子学焉。聘邑之学士主讲授，奉脩脯丰有加，或鄙不愿就。先生辄长跪不起，必得请乃已。释菜之日，治盛饌飧教师。先生不自为主人，请邑之搢绅有望于乡里者陪宴焉。或却不愿往，辄长跪不起，必得请乃已。而先生日以两钱市粗馒自养如故。邑之人，莫不笑先生。然皆审其愿，怜其愚，以故居恒乞钱，与之者颇优。异于他日，先生悉寄富家。权子母，每三岁，而所权者，足一学堂之用。先生乞食，至八十岁。成学堂三十余，其聘教师，宴搢绅，皆以跪得之。朔日月半辄诣学堂省视。察其教师勤者，辄跪拜谢之；或有惰者，则长跪垂泪不起。以故教师莫不畏先生，靡敢惰者，行之数十年，学堂中受业子弟，彬彬济济。掇高第，成通儒，不可胜数。而先生日以两钱市粗馒自养如故。堂中子弟环先生长跪哭拜，乞无自苦，而先生如故。

何先生，广东番禺人。佚其名，膂力绝众，幼而为伶。粤之剧，有所谓小武者，恒演古豪侠剑客事，先生在某某班，为小武。以剧名动全粤。粤之俗，督学使初受代，必演剧于使署。三日夜，民间无男女，皆得与观听。同治间，某学使受代。以故事演某某班，演之第二日，忽不戒于火，粤俗剧场，悉以蒲葵苇叶，及时构广篷，篷以左右分男女坐。剧毕而毁之。火既起，烈风乘干苇，燎不可遏。内地街巷隘狭，人稍挤，辄行不得。火既起，先生跃上女篷。篷之后，故有高墙，墙外有旷地，与篷门不相属。先生奉篷中女，一一挈而掷之于墙外。是役也，男子死于火者数千人，灰烬狼藉，积为京观，惨不可状。妇女固细弱，又为缠足所苦，寸肤倩扶，苟无先生，一网尽矣。先生以两刻之久，拯诸女千余人，箴中尚有数女未获拯，而火势已及，先生僦即以此时，撒手归去，其功德不已伟邪。而先生冲突烈焰中，卒并此数人

者出之。愿力既毕，挺然跃身下墙外，而火已著衣发，及不克自扑灭，竟死。

寇君，直隶昌平州人也。敏颖鲠直，年十五以奄入宫，事西后为梳头房太监。甚见亲爱，凡西后室内会计皆使掌之，少长，见西后所行，大不谓然。屡次几谏，西后以其少而贱，不以为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为奏事处太监，一年余复为西后会计房太监。甲午战败后，君日愤懑忧伤，形于词色。时与诸内侍叹息国事，内侍皆笑之以鼻。乙未十月，西后复专政柄，杖二妃，蓄志废立。日逼皇上为蒲博之戏，又赏皇上以鸦片烟具，劝皇上吸食，而别令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造谣言。称皇上之失德，以为废立地步，又将大兴土木，修圆明园以纵娱乐，君在内廷大忧之，日夕皱眉凝虑，如醉如痴，诸内侍以为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早起，西后方垂帐卧，君则流涕长跪榻前，西后揭帐叱问何故。君哭曰：“国危至此。老佛爷（宫内人每称皇帝为佛爷，西后则加称老佛爷）即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乎？何忍更纵游乐生内变也？”西后以为狂，叱之去，君乃请假五日，归诀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记宫中事一册授其弱弟，还宫则分所蓄与其小太监，至十五日乃上一折凡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余数条，言者不甚能详之，大率人人不敢开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其言虽不经，然皆自其心中忠诚所发。盖不顾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书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责之，曰：“汝之折汝所自为乎？抑受人指使乎？”君曰：“奴才所自为也。”后命背诵其词一遍，后曰：“本朝成例，内监有言事者斩。汝知之乎？”君曰：“知之，奴才若惧死，则不上折也。”于是命囚之于内务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处斩，临刑神色不变，整衣冠，正襟领，望阙九拜乃就义。观者如堵，有感泣者，越日，遂有驱逐文廷式出都之事。君不甚识字，所上折中之字体，多错误讹舛云。同时有王四者，亦西后梳头房太监，以附皇上发往军台。又有闻古廷者，皇上之内侍，本为贡生，雅好文学，甚忠于上，西后忌之，发往宁古塔，旋杀之。丙申二月，御史杨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谓廷式私通内侍，联为兄弟，即此人也。杨盖误以闻为文云，论曰：“富贵而不仁，不如饿殍。衣冠而不仁，不如优孟。完人而不仁，不如废疾。”

三先生者，一丐、一伶、一阉，岂非世所谓下流之人。而士大夫所羞与为伍者耶？及其行谊，则士大夫之能之者，何其少也。使天下得千百贤如三

先生者，以兴新法，何事不举？以救危局，何难不济。以厉士气，何气不扬？而惜乎士大夫之能之者，无其人也。吾闻日本变法之始，其党人若松本衡、藤本真金、坂本龙马、中山忠光、武田山国等数百人，咸有三先生之流风。日本之勃强，宜哉。

殉难六烈士传^①

清光绪二十四年

第一章 康广仁传

康君，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历鸷，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黑白，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达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趑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闾冗、势利之境，使之察知世俗之情伪，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今年春，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

^①本篇摘自《戊戌政变记》。

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盖当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变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语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材，尚不足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卓如者，余之字也。时余在湖南时务学堂为总教习，故云然。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忘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心劝阻之，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著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后，上书极少，又不覲见。但上折谢恩，惟于所进呈之书，言改革之条理而已，皆从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决意不出都，俟九月阅兵之役，谋有所救护，而君与谭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办译书，以君久在大同译书局，谙练此事，欲托君出上海总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诏，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诏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恋阙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与复生、卓如及诸君力谋之。”盖是时虽知事急，然以为其发难终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独留。遂及于难，其临大节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达于生死，常语余云：“吾生三十年，见兄弟戚友之年与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计其数矣。吾每将己身与彼辈相较，常作已死观；今之犹在人间，作死而复生观。故应做之事，即放胆做去，无所挂碍，无所恐怖也。”盖君之从容就义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毅、钱维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呜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学，以仁为宗旨，君则以义为宗旨。故其治事也，专明权限，能断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严于辞受取与，有高掌远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时士大夫之豪俊皆俯视之。当十六岁时，因恶帖括，故不悦学，父兄责之，即自抗颜为童子师。疑其游戏必不成，姑试之。而从之学者有八九人，端坐课弟子，庄肃俨然，手创学规，严整有度，虽极顽横之童子，戢戢奉法维谨。自是知其为治事才，一切家事营办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严密缜栗，令出必行，奴仆无不畏之，故事无不举。少年曾与先生同居一楼，

楼前有芭蕉一株，经秋后败叶狼藉。先生故有茂对万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爱护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则君所锄弃也。先生责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乱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检查屋上旧书整理之，以累世为儒，阁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举而付之一炬。先生诘之，君则曰：“是区区者尚不割舍邪？留此物，此楼何时得清静。”此皆君十二三岁时轶事也。虽细端亦可以验见其刚断之气矣。君事母最孝，非在侧则母不欢，母有所烦恼，得君数言，辄怡笑以解。盖其在母侧，纯为孺子之容，与接朋辈任事时若两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过。其事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轻许可；及其既任，则以力殉之；有过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盖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

君尝慨中国医学之不讲，草菅人命，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欲以移中国，在沪创医学堂，草具章程，虽以事未成，而后必行之。盖君之勇断，足以廓清国家之积弊，其明察精细，足以经营国家治平之条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国以歿。其所办之事，则在澳门创立《知新报》，发明民政之公理；在上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以开民智；在西樵乡设一学校，以泰西政学教授乡之子弟；先生恶妇女缠足，壬午年创不缠足会而未成，君卒成之，粤风大移，粤会成则与超推之于沪，集士夫开不缠足大会，君实为总持；又与同志创女学堂以救妇女之患，行太平之义。于君才未尽十一，亦可以观其志矣。君虽不喜章句记诵词章之学，明算工书，能作篆，尝为诗骈散文，然以为无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盖皆以余事为之，故遗文存者无几，然其言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言人所不敢言。盖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仅发其端，含蓄而不尽言，君则推波助澜，穷其究竟，达其极点，故精思伟论独多焉。君既歿，朋辈将记忆其言语，哀而集之，以传于后。君既弃浙官，今年改官候选主事。妻黄谨娱，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论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语余云，二康皆绝伦之资，各有所长，不能轩轻。其言虽稍过，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时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盖为兄所掩，无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义，适足以相补，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为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与幼博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轻也。呜呼！今日眼中之人，求